

(陕) 新登字 012 号

毛泽东的军事谋略
——制胜之道

宣邨 学陵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西安北方公司电脑排印部激光照排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563 印张 24.5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18-0610-2/E·3

定价: 6.20 元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奇正相生 出奇制胜	5
以柔克刚 以弱胜强	16
乘虚而入 站稳脚跟	25
示假隐真 兵不厌诈	32
避实击虚 先其所易	42
坚持防御 持久制胜	50
尽敌为上 打歼灭战	57
以我之长 击敌之短	64
欲取先与 欲擒故纵	74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83
敌变我变 各打各的	96
声东击西 机动用兵	107
集中兵力 歼敌一路	114
攻其必救 围城打援	119
分割包围 各个击灭	131
隔而不围 围而不打	136
调虎离山 运动歼敌	143
里应外合 两面夹击	152
网开一面 暗设口袋	164

断敌退路	关门捉贼	173
擒贼擒王	打蛇七寸	183
兵贵定谋	谋定事举	192
因粮于敌	以战养战	204
捭阖纵横	伐谋伐交	214
攻心夺气	瓦解敌军	227
选将任将	谋在识才	238
将权贵一	机断指挥	249
先发制人	261
后发制人	270
拊背击敌	278
兵以静胜	288
以退为进	297
虚张声势	304
将计就计	311
慎重初战	318
激将之术	325
兵机贵密	335
杀降不祥	342
空城计	349
连环计	356
赚城计	361

写在前边的话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并且首先是作为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而闻名于世。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那激人心弦的革命战争岁月，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和超人的才能，运筹帷幄，多谋善断，妙计迭出，胜券稳操，亲自导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活剧：秋收起义，他率领革命武装挺进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多次打败国民党的“进剿”、“会剿”和“围剿”，创建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长征途中，他挥师四渡赤水，智调滇军，跳出重围，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写下了他平生的“得意之笔”；卢沟桥炮声中，他透过国际风云，高瞻远瞩，经纶天下，把握客观规律，准确地预测到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作出了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必胜的结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毅然亲赴重庆谈判，针锋相对，伐谋伐交，揭穿了蒋介石独裁内战阴谋，教育了中间派人士，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战争中，他指挥千军万马驰骋中原大地，鏖兵辽沈，直下平津，决战淮海，兵伐沪杭，直捣天涯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长期的革命生涯，丰富的战争指挥实践，形成了他闪烁着人类智慧之光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谋略思想。

——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中国革命战争总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毛

泽东正确地分析并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特点，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积极防御”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创造了一整套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

——善于关照战争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创造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是一位军事辩证法大师。他胸怀全局，以其深邃的辩证思维，把握共性，以全力捕捉具体战役战斗的特殊性；正确处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强调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要求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敌变我变，不拘一格，创造出一系列奇正相生、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诀，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都体现了毛泽东科学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的特点。

——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优秀传统，创造了独具东方民族特色的智谋制胜的谋略思想。毛泽东认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毛泽东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联系，使得他在战争指导中，注意借鉴古代军事家的军事谋略思想，着力于创造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智谋制胜之道。

——借鉴古代政治家的用人之道，选贤任将，量才授

职。毛泽东提出了德才兼备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选拔将才，不拘一格。他长于博采众长，着力于军事决策的民主化。他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团结干部，保护人才，放手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才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这一切，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虽然没有军事谋略的专著问世，但他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他的关于战争、战略和战术问题的著作、报告、讲话，以及大量的关于战争指挥的电报、信件，都有不少与军事谋略有关的论述和精辟的见解。这既是他个人军事才能的展示，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一代无产阶级军事家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长远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洞察力，对战争风云敏锐的分析和判断，使他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战略家。因此，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正是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无产阶级军事家把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勇于实践，勤于探索，善于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而造就了他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并作出正确战争决策的伟大品格。

毛泽东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无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是在运筹筹谋的帷幄中，他手不释卷，饱览史籍。毛泽东不仅对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如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

巢、李自成等倾注着热情关注，而且对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曹袁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曾作过研究和评述。但是，他重视、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决不是让人们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而是要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兵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从中汲取对现实斗争有益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战争服务，并“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一部分的谋略思想，过去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准备由陕北挥师东渡黄河。毛泽东壮志凌云，豪情如海。他立马九曲，放眼华夏，指点锦绣河山，历数历代英豪，以其冲天豪气，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
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
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
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就是当代最伟大的英雄。

编者

1992.8.1

奇正相生 出奇制胜

奇正之论，为历代军事家所重。用奇兵或用正兵，是相反相成的两种用兵方法。所谓正，即用兵的常法；所谓奇，则是指非常规战法。奇与正，也反映了战争规律中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时间上说，先出为正，后出为奇。从空间上说，正面为正，侧翼为奇。从方式上说，明战、强攻为正，暗战、偷袭为奇。

《孙子兵法·势篇》中说：作战，总是用正兵抵挡，用奇兵取胜。战法不过是奇正的变化，这种变化则是无穷无尽的。一般说来，当力量弱小一方战胜力量强大一方时，均用奇兵，即出奇制胜。井冈山斗争初期，红军力量弱小，敌人则十分强大。在敌军“进剿”、“会剿”时，红军以弱小之旅，出正兵，主动从正面进攻，或进行强攻，只能导致失败。因此只能以奇兵制胜。这期间，袭击、伏击是红军和游击队的主要作战方式，其要旨是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打敌人个措手不及。1928年1月，赣敌两个团向井冈山红军发动第一次“进剿”。毛泽东在遂川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的游击战原则。2月4日，毛泽东率部返回井冈山，经过充分准备，于18日向新城之敌发起突袭，经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攻克新城。4月，敌军又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进剿”，红4军乘敌不备奔袭永新城，一举歼敌第27师师部及1个营，击伤敌师长，缴获300余枝枪和7门炮，以及银元20余担，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

“进剿”。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晋绥，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了保卫忻口、太原战役。为了配合友军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率领下在代县、崞县以东地区活动，从侧后打击进攻忻口之敌。1937年10月中旬，该团在阳明堡滹沱河地区，发现敌机不断从河右岸起飞，经侦察发现是敌人机场，陈锡联决定以第三营为突击队，袭击敌之机场；以第一营袭扰崞县之敌；以第二营主力为预备队，并以其一部破坏阳明堡西安之交通，保障担任突击任务的三营的侧后安全。19日黄昏，第三营的偷袭行动迅速展开，第九连警戒阳明堡之敌，第十、第十一连以迅猛动作扑向机场，发起猛烈攻击，敌机迅起大火。日军在慌乱中进行反击，战况十分激烈。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激战，炸毁日机20余架，毙伤日军百余人。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胜利，使日军在晋西北的空中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牵制了日军对忻口、太原的进攻兵力，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也显示了奇兵突袭的威力。

出奇兵以制胜，需要天时、地利等条件。袭击阳明堡战斗的胜利，正是利用黄昏以至黑夜和敌人不备这些条件进行的。兵书《投笔肤谈·天经第十三》中说，气象天候对战斗对象的影响是很大的。并列举了寒暑、晨辰、雨雪、雷电、阴雾，等等。但是，奇正是相反但又相成的，有的貌似正，实则奇，应当辩证看待，正确运用。1938年2月中旬，日军3万余众向晋西南地区发动进攻。3月上旬，刘伯承奉命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至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择机歼敌。经研究决定，以主力一部袭击

日军占领的黎城，诱潞城之敌来援，设伏兵于潞河附近的神头岭以歼敌。但刘伯承赶到神头岭地区时，发现这个神头岭是不毛之地的秃岭，不过二百余米宽。公路两边地势略高，也无障碍物可以隐蔽，只有零星的旧工事散落在公路两侧，显然不是设伏的理想战常据此，有的指挥员主张另择伏击地区，但刘伯承经过周密的分析后认为：地形虽然对我不利，也不便于展开兵力，但是却能造成的敌人的错觉，出其意料之外。而且国民党遗弃的旧工事，离公路较近，只要隐蔽好，敌人不容易察觉。地形狭窄，敌军的兵力同样不易展开。据此，刘伯承定下决心，命令以部分兵力佯攻黎城，吸引敌人，主力埋伏于神头岭地区。3月16日，黎城战斗打响，潞城日军闻讯向黎城增援。9时许，日军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内，八路军设伏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同时向敌开火。日军没有料到此地会有伏兵，被打得懵头转向，失去指挥，乱成一团。八路军乘势发起攻击，向仓促应战之敌展开肉搏，除少数逃跑外，大部被歼。神头岭伏击战共毙、伤、俘日军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枝三百余枝，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策应了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在晋西地区的作战。神头岭伏击战的胜利说明：在一定的情况下，奇与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奇中有正，正中有奇，亦奇亦正，亦正亦奇，全看指挥员的掌握和运用。神头岭地势不利于设伏，似乎为正兵作战之地，但刘伯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是创造了出奇兵的条件，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古代名将李靖指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奇”、“正”是一对重要的军事范畴，但又是高度抽象的。历代军事家不仅从理论上多有阐发，而且在实践中也屡创奇迹。但就“奇”的运用来说，总是通过预谋、造势、示假、隐真、诈形、乘隙、用间等形式体现出来。其中造势尤为重要。《孙子兵法》说“战势，不过奇正。”毛泽东则说：所谓审时度势，即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兵家所谓“造势”，主要是指兵力的合理积聚、使用，发挥其威力，以及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等等。为了“造势”而达成“奇胜”，在确定计谋后，就要根据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行动，造成有利于我方的态势。在兵力使用上快速、突然，以近距离的攻击，出奇制胜。另外，兵家也有所谓“势险”、“节短”的说法，强调的是兵贵神速，实际上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总之，“势险”、“乘势”、“假势”、“随势”等，也都是讲要审时度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兵以突然的打击置对手于死地。

在战争实践中，奇与正也是配合使用的。例如，表现在进攻一方，或正面牵制，强攻敌阵；或侧后迂回，两翼配合，中间突破。而在防御的一方，或正面堵击，拼死固守；或迂回敌后；或阻敌多路，择其一路而歼来之。至于敌我力量对比不再相差悬殊时，以堂堂之阵与敌展开决战，就是正兵的使用。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为了实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军主力，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泽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正确地选定攻击目标，使用集中优

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以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依靠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援，歼灭（含改编北平傅作义部）国民党军一百四十万余人。这三大战役，无论在战争的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上，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经过这一战略决战，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摧毁，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正兵与敌决战，也是同出奇制胜紧密结合的。如在东北战场上，在四野首长的指挥下，根据敌占城市的不同情况，因势造势，随机应变，灵活地采用了不同战法，对长春孤城，采取围困的方法；对防守不严、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的沈阳，采取行进间突破的方法；对兵力集中、防守坚固的锦州，采取城市攻坚的方法。而对锦州的进攻，又采取了迅速、突然、隐蔽的行动，奔袭北宁线，扫清锦州外围，切断其同外部的联系，然后向中心实施突击，突破城防，歼灭敌人。至于具体战斗中，偷袭、奇袭、伏击、示假、用间、隐真，等等，更是花样翻新，新招迭出，不胜枚举。《孙子兵法·势篇》中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的这一论断，阐明了战争中的一般规律，其正确性已在三大战役中得到了印证。

出其不意、诈形乘隙是出奇制胜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论述运动战时说：“拼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6页）他还多次论述我军大踏步的进退

对于乘敌之隙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无隙可乘，就要继续迈开双脚，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93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他对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谋略思想的发展，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军以奇兵制敌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其成功的战例不胜枚举：例如，1932年4月，中央红军发起漳州战役，红一、红五军团由长汀及信丰之新田出发，长途奔袭，于10日拂晓向龙岩小池之敌发起攻击，歼敌两个团，俘敌六百余人，拿下龙岩城，是攻其无备。又如1935年8月，贺龙、任弼时等领导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斗争中，于8月3日在板栗园歼国民党第85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也是攻其无备。再如1947年3月，国民党军四十五万兵力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其中第一线十七个师编成三个兵团向鲁中山区攻进，华东野战军首长一改“拣弱敌打”的常规战法，而是以“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决定首歼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结果经三日激战，全歼该敌，击毙张灵甫，蒋介石为之痛哭。这是华野首长战役指挥上的出其不意。又如，1948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突破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国府”的心脏上猛插一把钢刀，则更是战略上的出其不意。总之，一个奇字，导演出许多中国革命战争大舞台上轰轰烈烈的戏剧。

奇不离诈，是实施出奇制胜谋略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施以诈术，造成敌之错觉，攻其不意，方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打败敌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9页)在这方面,毛泽东等也运用的十分娴熟。如,1947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于青化砭歼敌第31旅后,主力立即向延安东北方向转移。胡宗南即指挥十一个旅由安塞、延安等地向延川、清涧推进,企图寻我主力决战或将我军赶往黄河以东。彭德怀决定以声东击西的战法与敌周旋,寻找战机,歼敌一路。于是,西北野战军以第一纵队两个旅佯装主力,轮番攻击敌人,将敌从青化砭、蟠龙镇一带引向西北方向的李家岔、山神峁子一带,而我以主力四个旅秘密集结隐蔽于东北方向的羊马河地区,准备歼敌孤军南进的一三五旅。4月13日,敌第一、第二十九军与我第一纵队激战,胡宗南急令其一三五旅迅速向羊马河前进,企图从东北方向合围我军。第二天,敌一三五旅沿子长、蟠龙公路继续南下,上午9时其先头部队进至三郎岔、李家岗哨地区,即遭我新四旅的顽强阻截。我第二纵队、教导旅随即发起攻击,将敌一三五旅围在三郎岔地区。我军以优势兵力向敌发起冲击,经反复冲杀,至下午6时结束战斗,歼敌4700余人,俘敌旅长麦宗禹。解放战争初期的陕北“三战三捷”,在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或者将计就计,诱敌就范;或者引蛇出洞,包围合击;或者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在调动敌人于运动中造成其错觉和不意,从而达成出奇制胜的目的。

精于谋诈、变化奇正的谋略,在朝鲜战场上也得到成功的运用。第一次战役后,美国侵略军头子麦克阿瑟仍执迷不悟,认为中国不过是“象征性”出兵,最多不会超过五万。于是,美军从1950年11月6日起,又集中兵力向清川江志愿军阵地反扑。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

法，故意向敌示弱，命令各部队向后撤退，占领有利地形。同时，以小部兵力边打边退，示假隐真，欺骗、迷惑敌人，诱敌进入我预设阵地。狂妄骄横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误认为志愿军怯将遣逃，神气十足地乘坐飞机，飞到清川江以北上空，直接指挥追击，并在飞机上向美军叫嚷，声称要在圣诞节（12月25日）以前占领整个朝鲜。敌人在我引诱、欺骗下终于钻进了志愿军设下的罗网。11月25日，彭德怀一声令下，我志愿军主力立刻发起攻击，采取断敌退路、分割包围的战术，将敌军分段割裂。敌几个师在价川、德川以南，三所里、龙源以北的狭小地区，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混乱不堪，丢弃大量坦克、大炮和漫山遍野的尸体，争先恐后地向南抱头鼠窜。我志愿军不怕疲劳，一鼓作气，向南直追，一举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这次战役，歼敌36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在战争指挥上，彭德怀充分利用了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诈形于敌，故意示弱，隐蔽后撤，扩大敌人错觉，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因而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圆满胜利。《孙子兵法》说：“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先诈而后兵，诱使敌人犯错误，或出现重大疏漏和失策，使其丧失优势和主动，以便我乘敌之隙，出奇制胜。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在作战指导上正是采用了出其不意、造势诈形、乘敌之隙而战胜敌人的谋略思想。

正与奇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相反相成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因时、因地、因人，灵活运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寓正于奇，同样能诱敌就范，战而胜之。这方面，古人早有成功的战例。如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大将

贺若弼奉命出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自瓜州渡江，攻陈朝之京口。渡江之前，贺若弼命部下筹措了许多船只，但却悄悄将这些船隐藏起来，只将数十只破旧船置于长江水道里。陈朝守江防的将士看到后，以为隋军没有多少船只，缺乏渡江工具，因而放松了警惕。同时，贺若弼又命令隋朝江防部队每次轮换时，先到广陵集中，大列阵势，张扬声势，遍设营帐，给陈军造成一种大军云集的感觉。江南岸陈军开始还认为是隋朝大军将至，便紧急调兵，加强戒备。后来弄清是隋军换防，也松了口气，便把紧急调集的兵将撤走。贺若弼见陈兵对他的军队调动不存介意，又进一步采取手段，派出一些船只沿江行猎，以麻痹和懈怠对方。陈军对此熟视无睹，便再也不存警惕之心了。贺若弼见时机成熟，便利用长江上大雾迷漫这一有利时机，秘密挥师渡江，一举攻占京口，生擒徐州刺史黄恪，俘获陈军六千余人。

贺若弼为将，不仅勇于冲杀，更善于用谋。他采取匿船、换防、打猎等手段，成功地达到了欺骗、麻痹敌人的目的，从而乘陈不备，一举渡江。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寓常于奇，以正掩奇，使敌方丧失了警惕性，从而以常为奇，出其不意，克敌制胜。

如果说贺若弼是寓常于奇、以正掩奇打败陈军的话，那么，拿破仑在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中，则是以新的战术为奇，在劣势的情况下打败普军的。

1806年9月，普、英、俄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集30万大军进攻法军。当时，战争中多采用“线式战术”，即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狭长而中间空的四边形，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向前运动。而在接敌时，只允许两翼中的一翼

稍许前进和后退。这种死板的密集队形的硬攻战术，在欧洲战场上使用了两百多年。针对普军的“线式战术”，拿破仑吸取了美国人当时已经采用的“散兵战术”，即在战术编成上，他把拥有的炮兵、骑兵、步兵编入军队的较小单位，形成了最初的合成军队。这样，实际上是将散开队形同密集队形有机结合起来。战斗中，纵队可以随时展开为散兵群，散兵群又可随时集合成为纵队，便于把兵力、火力集中于需要的攻击点上，同时又便于隐蔽接敌，实施中冲击。10月13日，拿破仑率法军九万占领美河上的耶拿。14日，普军15万开始反击，双方在耶拿附近展开了激战。由于普军战术呆板，各部行动不协调；而法军却灵活机动，集散自如，交战不久，拿破仑的军队即扼制了普军兵力上的优势，将其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同时，由于从魏玛向耶拿增援的普军，行动迟缓，运动呆板，以致失去战机。在奥尔施塔特，两万法军击败了七万普军，普军总司令官劳思什维克受重伤身亡，普军大败而逃。拿破仑击溃了普军主力，乘势长驱直入，于10月27日攻占了柏林。

活用奇正之术，变化奇正之法，是一切英明统帅和优秀军事指挥员所具备的素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在革命战争实践中，集奇正变化之术之大成，灵活运用，变化莫测，每每创造战争指挥的奇迹。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七战七捷，就体现了战争指导者不拘常法、变化奇正，活用原则、出奇制胜的高超指挥艺术。

1946年7月，国民党12万大军大举围攻苏中解放区。当时，苏中我军仅有三万人，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宣家堡和泰兴战斗中，苏中我军指挥员粟裕、谭震林没有拘泥